



餘冬序錄畢相卷之二十一

內篇第二十一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長子郭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時方貴高

為顯秩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

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

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

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錢明逸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

州居常快快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

所部十萬生靈邪噫公之所存自其監庫時已有以異

於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

○宋包公極司馬公實其名天下誦之天下皆呼包公曰包待制又曰包家呼司馬公曰司馬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汙者曰你一箇司馬家今異世猶然

○司馬溫公日錄載神宗嘗與公論及韓魏公事公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按龍川志治平中韓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公時為諫官極言不便韓公怒竟不為止此事司馬所親爭者謂韓遂非其此等事類歟哲宗時司馬入相議改免役為差役蘇子瞻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公忿然子瞻曰昔韓公刺陝西義勇公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

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公為一笑然竟行差役法夫此二事爭言者皆是也以二公之賢猶不免有此事人非堯舜其難如此雖然舉其事而非之不足病二公矣程氏遺書明道曰君實能受盡人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明道豈易許人者司馬於東坡之議乃不免忿然耶韓公遺事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著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言可也後法蘇子由亦有議穎濱遺老傳謂當時大臣恃權耻過終莫肯改以是語加司馬其既甚矣乎

○蘇子由言台微仲性闇邊事河事皆乖戾故其子孫不遠藥城春惟宋家呂氏若東萊者盛矣夷簡為相陷

郭后於廢死臣子之惡孰大於是而有公著為之子有
希哲有本中為之諸孫爰及六世有祖謙稱巨儒衣冠
詩禮不絕者二百年天何獨報夷簡之遠也

○晁氏客語貞宗朝造玉清昭應宮牒州郡供木丁晉公
自作公文云不得將皮補曲削凸見心危史張公詠凡
有與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為
四番後十日則罷去有一尾匠因雨乞假公判云天晴
蓋尾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俱知悉

○文公離幼時與群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
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公詰幼與群兒戲一兒墮
大水壘中已沒群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壘兒得出

識者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聞見後錄

昔王戎幼與群兒戲

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
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晉書此為戎
之智勝國許衡以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
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所有而取之
不可也人謂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元史此為衡之仁夫智與仁固有分如此此司馬文許王
終身之優劣歟

○胡文定嘗云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
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邵康節稱
司馬君實脚踏實地九分人也學者學作人須是以十

分為期着實要到勾幾分始得

○歐陽公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朱子嘗亟稱之今觀其文集奏呂夷簡為宰相致仕首一章云夷簡二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迹彰著然偶不亡敗者蓋其在位日專奪國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敢指摘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奸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廢不害陛下更新朝政則不復更言所以平生罪惡偶不發揚未污斧鉞今雖推廣仁恩厚其禮數臣猶恐夷簡不識廉耻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臣寮辛苦未嘗非次轉官豈可使奸邪巨蠹之家貪贖愚騃子弟不住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又一章夷簡身為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所不顧况肯為陛下惜法今聞二僕得旨與官乞不可以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又一章風聞夷簡近日頗有密奏仍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臣謂夷簡久在相位尚不能為陛下外平四夷內安百姓教得二虜交搆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夷簡筋力康捷之日尚且如此乖謬今已罷政府久病家居豈能更為國家圖事縱有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豈可暗入文字眩惑天聽且其子弟又不肖須防作偽或

恐露泄於外尤為不便乞明賜止絕不可更令無功之
 臣轉相惑亂云云呂在相位時公以范希文事遠貶三
 峽流落累年及呂罷相公始被進擢論其致仕已如此
 若呂在位而身居諫官其致論於呂當何如耶然公後
 為范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擢用希文盛稱呂之賢能
 釋私憾而共力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則
 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
 罪呂相者唯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歐公遺事公知類
 州時呂公之子公著為人有賢行時人未知公還朝力
 薦之由是漸見擢用呂申公家傳歐陽脩為翰林薦為公
 文學行誼宜在左右稱公清靜寡欲有古君子風及脩

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文章之士脩以公對又家塾記
 歐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公及王荆公輩欲
 以激厲風俗又薦荆公與公作諫官乃自與所論夷簡
 三章之言異矣三章之言得無亦太過乎春以公為希
 文碑及薦公著之事觀之公蓋平心無怨惡之驗不必
 疑其徃言為過不過可也呂之大罪惡見涑水記聞詳
 矣歐公當時特以徃事且閻文應已死勢未得為仁宗
 一遺論之其云未汚斧鉞亦特呂之幸爾宋乎語類涑
 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辯以為非温公書蓋其中有呂文靖數事如殺郭
后等事其嘗見范太史之孫某說親收得温公手寫藁
 之類本安得為非温公書某編八朝言行錄呂伯恭兄弟亦

宋辯為子孫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人從已則不能也春考言行錄殺郭后事今編在孔道輔集夷簡之得不發揚其家嗣有賢子若孫在焉故也

○廉布清尊錄載富韓公謝事居洛日邵康節謁公公指胡床曰病中設此唯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更取一胡床來日中當有一綠衣少年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閤人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為通既午范祖禹來遂延入問勞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粗懷朴忠他時筆削累君願少留意後十餘年夢得脩撰韓公傳洪邁夷堅志載辛次膺紹興中為湖南提刑至武昌大將軍岳飛通謁即具

宴出平生所被宸翰示辛執辛手曰前夕夢中丞被旨推勘驚悟不敢告人而津吏報公至公他日必為獨坐願公救護之後數年飛罷副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秦檜意告飛謀叛繫大理獄命新除中丞何鑄治其事方悟所夢乃新除中丞也事有前定固如此以富公其人而亦圖身後名飛之壯節而不免信恍惚之兆乞人之茫覆耶德立功成在君子誠不能耳自屈於世也

○宋田况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頰以好名為非意在遵守故常况退而著論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傳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

不為恢闕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可得耶
 夫為人上者志於有為名非所當嫌也薛季宣未除大
 理正時言近世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為臣子學
 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
 義何鄉不立稱善遂有是命夫上之取下亦在作
 獎其好好名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
 於盡忠亦決不為不忠之事矣陳垣為太常博士嘗屢
 以書告丞相史彌遠欲其警悔脩飭彌遠召垣問曰吾
 甥殆好名耶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
 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宋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

避好名之嫌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至於巧者不然事
 難言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
 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是則好名非忠
 臣而忠臣不可避好名之嫌也為人上者其有察於此
 乎張忠恕言近世險佞之徒於凡直言正論率指為好
 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首萌逆億厭惡
 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鴆毒是則好名
 歸過雖其自為者之非而為人上者不可以見疑也言
 者其又可逆億其君之厭惡而自沮乎范純仁貶武安
 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
 亦謂其好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日俱喪萬里之行豈

其欲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

○宋魏掞之與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訾其好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為善之路絕矣元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為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於家族尤盡恩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為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為善矣

○宋趙抃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府吏以為當死抃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獄讞之卒免死以春今論之吏議當死為是趙所議非法於偽造印為死獄者為其私用以害政也偽造者赦後用之奈何而法不死乎

○歐陽歸田錄載張堯封事云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視子之相不過幕職然骨貴必舉王封後堯封進士及第終幕職其女溫成后貴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人由是始驗相者之言夫貴在其身後而事關於生相如此唐程行謚為陳留縣尉有老人言其官壽從今以後有三十一年政官年九十餘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程後果為御史大夫九十餘卒贈僕射右相如其言張去逸肅宗皇后之父也少嘗獵渭曲射殺巨

蛇驟過雨電逃休野寺方震寔烈火交下之際聞空中
曰勿驚僕射寔火遽散復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又
曰勿驚太尉既而陰翳廓然終無所損去逸自期當富
貴不數乍病卒官止太僕卿至乾元初以女貴前後三
贈官皆如空中所告身後事乃亦自有前定哉

○宋徐仲車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
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毋而不具公裳者遂晨夕具公裳
揖其毋司馬君實初宦時年尚幼家人每見其卧齋中
忽蹶然起着公服執手板危坐久之率以為常莫識其
意范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
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
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惟演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
勞之曰山行良勞必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
遇諸公之厚如此王文康公曙代錢為留守御史如萊
濕諸公俱不堪其憂主訝其多出游責曰公等自比萊
公何如寇忠愍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况其下者乎
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
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王年已高若為之勤卒薦永叔
入館邵氏聞見錄事載如此春按歐陽歸田錄云寇萊
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
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見廁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

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初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為戒此則亦叔之正論而前日之對特借以譏王者也

○蘇明允初至京歐陽公為之延譽韓忠憲諸公皆待以上客葉石林記忠憲置酒私第惟歐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以布衣參之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之句石林稱其意氣不少衰其詩今在集中春於此一聯竊所不取佳節屢從愁裏過何無養也壯心偏傍醉中來是不能以德將也其人品可占矣道山清話老蘇初出局以兵書徧見諸公貴人皆不甚領畧後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行殺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傲然則蘇當時愁態壯心亦可歎耳

○蘇洵權書云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

戶而守之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
馬知其果不失也洵之論則然矣夫棄荊州而就西蜀
豈孔明之本心哉宋之南渡也駐驛于杭王阮言今東
南王氣鍾在建鄴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
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
且夫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
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
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
而匣金以守之愚惑半夜之或失也阮之言蓋得之洵
者也當時士夫亦多以是爲言者而其君與執政不能
從焉此宋之所以終不振也

○宋英宗時主廣淵除集賢院司馬元言廣淵姦邪不
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
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滑州張美掌州錢穀世宗
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
當仁宗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元世祖每稱塞
旃之能不忽木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陰資朕財用
不忽木曰是所謂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
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急揮之曰卿止朕失言世祖
欲定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阿魯渾薩理即成宗對成
宗數召阿魯渾薩理不往成宗撫軍北邊帝遣奉皇太
子寶于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語阿魯渾薩理曰朕

在潛邸誰不願事朕惟卿雖召不至乃知卿得大臣體
 ○司馬溫公學術可謂正矣而然孟氏不能無疑君子
 不苟同其然乎理一而已聖賢心豈異也公之疑孟偶
 發於意見耳公欲更貢舉法范忠宣公曰孟子恐不可
 輕黜猶六經之春秋矣公從之范蓋以王氏黜春秋之
 非動之也公子康嘗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允明
 白邇英進講首以為哲宗勸焉觀康告君之言可知公
 家庭之教非廢孟者

○王安國為西京教授官滿至京師神宗問其兄安石
 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
 然不悅安國嘗諫兄天下洶洶不樂新法恐為家禍安

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家滅門矣安石豈志聚斂者
 新法之弊如此從古聚斂之臣不獨得罪名教而人德
 神慈鮮不自禍漢桑弘羊唐劉晏而下歷歷可驗安國
 之哭情得已乎朱子言陳亨伯創經制錢時兄弟有名
 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為作備之
 罪祖先將不祀矣其兄弟信有見識元好臣阿合為久
 典財賦之任厚毒生機丞相安童廷片其罪世禱曰若
 此徵舉當顯黜之然竟無所舉何其日攘以竣明年而
 不已也王著事除惡出自臣下而上無國典當是時人
 心其亦危矣盧世榮繼之四月而誅桑哥繼之不數年
 而誅觀世祖之急財賦而任阿合焉也專而篤有言其

子若疑悉處要津者雖獲罷黜而終不以是為罪且曰
回回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其所稱道又如此宜其入世
榮桑哥之言之易權之驟移而世榮桑哥之敢言無
戒於前轍也雖然奸臣何利焉後之事聚斂者知之

○今俗語裝局取物造計誘人謂之設法受者非惠與
者如棄謂之白著宋人貽謀錄王安石新法既行散青
苗錢於設廳而置酒肆于黨門民持錢出者誘之使飲
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盡惑之小民無
知爭競鬪毆則又差兵官列劫劫以彈壓之名曰設法
酒此設法之名所由始也唐劉展亂紀元載以兵起
縣賦調積逋群吏重斂不納戶品上下但家有粟帛

者則以人從國捕然後錄其產而中分之甚者十
九特人謂之白著言其厚斂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
白無所嫌避此白著之名所由始也嗚呼元載王安石
忍人哉

○王莽令市官收賤買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王安
石青苗法實類此

○宋孫升為侍御史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
學為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
明遂為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
有所不足為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
必安石為戒世譏其失言宋按朱子語錄東坡議論大

率前後不同如王介甫未當國時是一樣議論及後來
又是一樣議論又曰東坡只管罵介甫介甫固不是但
教東坡作宰相特引得秦少游黃魯直輩一隊進來壞
得更猛又曰坡公著述當時使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
知從其游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秦少游其
最也諸公見他說得行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
之士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游從者從
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許多敗壞之事未
出兼是後來群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好爾然
則史謂世譏孫升失言自朱子言觀之升當時亦未必
為失言也

○宋王定國記沙門島配囚事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
一人投海中馬默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復投海
中非好生本意今後添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
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遂著為例今宋史載之默傳矣
李昌齡樂善錄云南海郡嘗有太守見配崖州人例止
三百為率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中乃奏乞量移先
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詔可其奏後得生還
甚眾其事與默同宋以仁厚立國舊制尚有此事默所
言在神宗朝始革崖州事不知在何時若在默前可不
默默言沙門島事若在默後神宗著令時亦必推及於
崖州矣王記馬初無嗣以此陰德夢天使稱上帝命賜

以男女李所記南海太守事亦有之馬事王得之馬親
語者南海李不能舉其名事出傳聞恐直是處厚事耳
司馬詩話僧惠崇答潘閔曰秀才當憂微事秀才夢惠
崇拜得無詣沙門島耶沙門島配囚唐時已然過額投
海中或是唐以來制而宋因之今法罪人免死不過連
當吾家小發邊遠為民充軍因獲再生之恩上重得其
人之用大赦日脫大辟而安故里者固不可勝計也

餘冬序錄卷二十一

餘冬序錄補卷之二十二

內篇第二十二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 仲方編輯

在綽鷄肋編謂其家故書有呂縉卿文集載淮陰節婦
傳云婦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為商與里人共財出販
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
傍無人即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為證既
溺里人呼求救得其屍已死即號慟之制服如兄弟厚
為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
得利亦均分著籍既盡舉以付其母為擇地土葬日至
其家奉其母如已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

皆感里人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尚少里人未娶視之猶子遂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已必厚乃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伺里人出即訴於官鞠實其罪而行法焉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遂赴淮而死緡謂此書呂氏既無而余家者亦散於兵火姓氏皆不能記姑序其大畧如此春按徐孝節集淮陰義婦詩序云淮陰義婦富商之妻李氏有姿色邑有同商者見而悅之因道殺其

夫厚爲棺殮持其喪以歸給云溺死且盡歸其財無一毫之私焉於是伺其除喪謀爲婚媾且自陳有義於其夫義婦亦爲之感泣遂許而嫁之迺一日家有大水水生二子不虞其妻之讐已也即以實告之曰爾前夫之溺我之所爲已溺復出勢將自救我以篙刺之遂得沉夫所刺之處浮漚之狀正如今日所見義婦默然始悟其計而復讐之心生矣即日伺其便以其事奔告有司卒正其獄夫讐既復又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讐二子讐人之子也義不可復生即縛其子赴淮投之于水已而自投焉謂不義而生不若義而死也故謂之義婦云

仲車此序與呂縉卿之所為傳者正同鷄肋編姓氏不能記而仲車序稱李氏豈非呂之所傳者歟淮陰不應更有一人若是同也蔣濟萬機論甲作乙婦丙來殺乙而甲不知後甲遂嫁與丙作妻生二子丙乃語甲甲因醉丙殺之並害二子於義當否答曰女子潔行專一不以鼓刀稱義今既改嫁已絕先夫之恩親害胞胎又無慈母之道嗚呼淮陰婦之得失於斯見矣

○昔人記王彥伯自言鑿道行時列四五爐煮藥於庭老幼塞門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既飲而去翌日各持金帛來酬無不效者及後特退身自多病察脉按方不能愈也見國史補今世人功名之會大都

亦類是耳竇氏子言家方盛時有奴歛群從數宅之資供白麥麵云白麥性平由是恣食未嘗疾凡數歲或告奴妄言所輸乃常麥群從一時暴熱皆作鷄肋今世人徇時言變喜怒何以異此淮南子曰楚有烹猴者而給其邦人邦人以爲狗羹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所食世之甘猴羹者多矣

○王安石論黃河水牌打損汴口云何不用閘王之不曉事如此此步騭欲囊沙塞江事也

○宋熙寧四年呂誨乞致仕表云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

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憚跼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識者知其以身而喻國也其論至矣東坡作蓋公堂記亦以問醫爲喻是時熙寧中公在密州爲此說以諷王安石新法也洪景廬謂其議論病之三易與秦漢之所以興亡治亂不過三百言而盡之而張文潛作藥戒至千言之煩不若三百言之簡也遂詳錄以爲作文立說者式春按獻可表所言正爲安石新法發也纔百言而意亦足立說者又不可不知建炎初李綱爲宰相言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脩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得祐申吳潛兼參知政事言國家之不能無敵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薦任元老以爲醫師博求衆益以爲醫工使匡輦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

施師點爲參知政事一日入對後殿上曰朕前飲水過多忽暴下幸即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當無事時快意所爲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深然之金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哀宗親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

知其爲醫諫也元中統中廉希憲久疾在告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樂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十六年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妻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群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沉疴不可藥矣

○王公四六話蘇子瞻作翰林林子中方以言去國在外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爲中書舍人譎

二蘇告詞之語異矣陳了翁遺事蔡巖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巖爲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事合公議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次年巖以對策爲大魁所陳時務與前書頗異於是媿悔而欲殺公以戒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噫蔡巖之所爲世或有斯人焉吾又何以罪林子中乎

○東坡於伊川猶晉溫嶠之與卞壺也晉書云嶠喜慢語壺以禮法自居而二人各相得也宋史云軾喜諧戲願以禮法自持而軾乃謂願不近人情而深嫉之每加玩侮以至成隙立黨交章互詆何哉世說高坐道人在

丞相坐恒憊卧見壺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壺不賢於願而壺能以禮法人見重於不爲禮法之世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蔡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整不賢於東坡也伊川之所遇亦可謂不幸矣

○東坡守膠西時熙寧乙卯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元豐已未於吳興被逮赴獄黃州安置寓居定惠寺遷臨臯亭就亭立南堂辛酉在黃二年日以困置故人馬正卿爲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年始就東坡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寧遠軍之謫惠州安置寓居嘉祐寺就寺立思無邪齋明年遷于合江之行館又

明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居成未幾責瓊州於昌化軍安置初僦官屋爲有司迫逐乃買地城南結茆數椽鄰天慶觀極湫隘嘗偃息枕柳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在僖四年食芋飲水其窮甚矣元符庚辰得赦北歸明年爲建中靖國辛巳七月丁亥卒於毗陵坡公涉世多難如此徐抗汝穎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間南北奔走風波瘴癘之鄉饑饉勞苦曾不得名一廬託環堵爲終老地也是故春讀王宗稷所爲先生年譜而于心有感焉爲之嘆曰天生斯才而回厄之如是耶既而曰孔孟之至聖大賢而不能一日安其身也他尚

何道哉昔今人豈不有如坡公者耶東坡與人書間及
生事不濟輒自解云冰到梁成不須預慮在儋有詩云
海南萬里真吾鄉亦可謂善處窮者向曾見小說家宋
人天台方嶽記坡一事坡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夫
猶畏而不敢與游獨邵民瞻者從學於坡時時相與杖
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為縉五百坡傾
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
落聞婦人哭聲坡徙倚久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
難割之愛觸其心歟與邵推戶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
若坡問何哀傷至是嫗曰吾亡夫有一居傳自父祖吾
子不肖舉以售人百年舊居一旦棄絕來徙於此此吾

所以泣也坡為之慘然問其舊居所在則數以五百縉
所得者因謂嫗曰嫗之居乃吾所售不必更悲吾當即
還於是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令翌日迎母還舊居
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
居暫憇焉其年坡竟歿于借居偶題按年譜東坡辛巳
之歲五月至真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止於常州未嘗
至陽羨也冰華錢濟明跋施純叟所藏坡帖後云建中
靖國元年先生還自嶺海四月自當塗寄十一詩且約
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還之遂決意為毗陵之居
六月自儀真被疾渡江再見於奔牛堯先生獨卧榻上
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耶惟吾子由不

復一見而訣此痛難堪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三十年後會有知者因取箴篋欲開而失鑰匙某曰獲待言方自此始如何遽及是也即遷寓孫氏居凡造及語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且及人物間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之氣照映坐人七月十三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筆硯試爲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得桂酒頌跋自爾疾增至十五日而終錢此跋今載春渚紀聞焚券還宅事豈在元豐乙丑放歸陽羨時事耶黃州人潘邠老從東坡游坡去黃以雪堂付邠老居焉惠州脩東西橋坡舉腰屏爲助貧不廢施蓋坡平生義氣每如此吾輩不可不知若夫坡之文章與其節義之大者史冊載之學者固知之矣是故春茲錄方氏所記及春渚紀聞於先生年譜後以補宗稷之缺

○李薦談記稱穎叔之爲江淮發運也漕運絡繹將暗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電霧露等有或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將之去占風旗廢矣呂居仁官箴仁廟朝有爲西京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窯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窯官愕然蓋轉使晨起望窯中所出煙幾道

知之其盡心如此二事正是一類居官每如此用心何事能欺

○宋傅欵之侍郎求介秦觀以見陳師道知其甚貧因懷金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以出口賢哉二子乎程伊川見韓侍郎維於潁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搽一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如或啓之伊川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陳一節之士位見之候蓋而信待之如此伊川何等人品與韓交甚久且親而韓乃作此意向韓之知人不遠傳蓋遠矣

○宋王巖叟拜簽樞密進言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是時呂大防劉摯尚在相位正辨白邪正勇於去惡之時不知以君子小人參用告哲宗者何人乎元祐初呂惠卿章惇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巳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

自新豈宜使自棄耶四年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冷
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
世遂論純仁黨確至是公著已卒純仁亦去位矣越三
年宣仁太后崩大防等罷事乃大變嚴叟所謂小人既
進君子必引類而去之時也史臣論元祐之政庶幾仁
宗而熙豐舊姦拚去未盡媒孽復用國政益微徽宗即
位改元建中蓋曾布密陳紹述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
給事中徐勣曰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
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任伯雨亦曰自古
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多退小
人雜處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
以致播遷之禍不可以不戒斯言也所謂君子小人競
進則危亡之基也於徽宗之世見之矣

○范純仁哲宗朝爲尚書右僕射時章惇得罪去朝廷
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
情純仁第純禮徽宗朝爲尚書右丞時呂惠卿告老執
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
國體君子爲小人地每從厚如此吾於范氏兄弟見之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曰君
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
過諫范忠宣公地在隨上章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
得上貶公永州安置命下公執道人或謂公爲近名公

聞而嘆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
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巳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
之路矣歸行昔張子孝於嚴好禮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人或謂之詐子孝曰我則誠詐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
亦善乎續漢先儒謂三代而下惟恐人不好名者意蓋
如此朱子嘗為門人述胡安國言朱子發雖脩謹皆是
偽為范濟美應云子發誠偽為如公輩却是至誠文定
遜謝云其何敢當至誠二字濟美却戲云子發是偽於
為善公却是至誠為惡也朱於范之戲而稱之者其微
意不病於胡之議可知

○汪輔知慶州謝表有清朝有味白首無能之語蔡確

為侍御引杜牧詩為證以為怨望罷之蔡後為相被謫
復以車蓋亭詩得罪亦天報也

○蔡確章惇小人也當時明其奸邪罪之去之則是而
以議役法罪之去之則非是故小人後來得以藉口君
子於此不可無制小人之術

○邢恕嘗師伊川而竟背去為吾道巨害鄧友龍本張
南軒之門人也而去附韓侂胄且為開邊之議蘇東坡
之子過范滂夫之子温出入梁師成門下至以父事之
陸崇揚龜山所擇婿也後陷范汝為之亂坐大逆誅高
抑崇龜山門人也秦檜舉之為司業而苟合取媚不復
少申程氏之學小人不可保如此

○黃魯直平生孝友朱子稱之秦少游李方叔曾經東坡論薦已見非於當時固朱子所弗取也朱謂東坡晚年自知所學不是與李昭玘書云黃秦輩挾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今日士夫幾人如魯直者東坡之學論篤君子固無所取今日士夫氣節有如東坡者乎

○李方叔薦以文字見知東坡元祐初坡知貢舉意在必得薦以冠多士及致章援程文大喜以為薦無疑遂以為魁既折號悵然出院以詩送薦有平生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之句葉石林詩話載此事而云薦自是不甚自愛以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後稍薄之春

按坡答薦書具在集中所望薦者甚厚按死薦為之謀實百常情所著師友談記於坡極其尊愛且自誦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坡嘗誨之爾後常以為戒云云石林之言殆恐未然國朝胡祭酒先生文集有東坡與薦詩記云坡知貢舉時令其子叔黨持一簡與薦值薦他出簡置几上偶章惇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揚雄論一篇援兄弟徑持去薦不及知既而場中出此題援遂中第一人薦母歎曰蘇公知貢舉吾兒下第命也坡贈薦之詩蓋亦解嘲云耳此事不知胡又何從得來

○晁氏客語許仲元曾因故云嘗與某不足者於差除

每用心或曰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許豈欲以德報怨耶春謂只是內不足耳

○劉摯哲宗朝遷門下侍郎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崔與之理宗朝拜右丞相問人才孰當用舍與之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辯其爲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自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林大中遷殿中侍御史嘗因奏事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此皆論用人之龜鑑也

○揚時有言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又曰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

必能過公孫弘輩也持其直氣可以鎮厭姦雄之心爾
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矣
徽宗之世弱於宴安朝無忠言直氣之臣而外有虜患
固宜龜山有此言也

餘冬序錄卷二十二

餘冬序錄修去卷之二十三

內篇第二十三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鄒浩元符中為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友田
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
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昔東坡
在惠與參寥書云貶所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瘡癘病人
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
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味其言是何等胸次晝之所
言即坡公之言也坡公可謂善處憂患者矣繼鄒謫新
州者紹興中有胡邦衡或問朱子胡在新州十七八年

何爲不死朱子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志完之行晝又有言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此言有助人百丈竿頭更進之力周益公秘在後省坐繳奏武樞張說出復入及爲翰林學士客皆往賀羅頌獨委書勸公無恃一節高衆爲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大欲其屏紛華事簡素凡孟子所謂得志不爲者皆當置度外蓋即晝之所以勸志完者邦衡之行朱子謂李彌遜乃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解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節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春又記宋人雜錄云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

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遠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天者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辯說皆餘事則是李亦未嘗無奉策邦衡之言也

○錢適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其夜子死適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而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適除中丞誥詞有蹇蹇匪躬呱呱弗子之譽及後轉工部尚書失言路其僚攻之竟

論其匿哀事適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褻瀆軒墀吁此一事也或以譽或以罪或以擢或以黜彌子瑕之餘桃值繫其時乎雖然是非久自定矣

○劉光祖爲殿中侍御史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特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筠州推官崔鷗上書引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上不明而用非其人其禍有必至者然則柰何理宗因蔣重珍入對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辯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此爲難辯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

○鞏豐後耳自志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世以爲劉高尚道人語或云乃唐人語也按趙予昔賓退錄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及長築室於環堵之後園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遣郡縣津致問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嘗問以脩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云以手捫胃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

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此輩之所謂高尚道久者也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官有不自覺者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于王安石之事乎

○宋人記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為僕所持逼其女為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為子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家闈呼僕入叱問曰脅主人女為婦是汝邪即奮匕首殺而

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魚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譚又記張乖崖為布衣時客長安殊次聞隣家至夜聚哭訊之其家無他故詰其主人力叩之以實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慎嘗私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與之則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導馬前問即疏其罪僕倉皇問以袖雜揮墜塵而死歸告其隣曰盛价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綱觀春考仲塗墜乘塵公平生氣槩非帖帖者少年而為此事或嘗有之然近於豪俠矣以此事

為表舉非吾所敢望於吾儒也

○宋陳瓘遺事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瓘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言言啖之瓘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已也於是攻之愈力按隋書劉炫傳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亦與京同然炫亦不得貴為卿相至無君自肆而擅私逞欲也史但稱其強記默識莫與為儔而已然則炫之精神其亦用之而善者乎又晉書王戎嘗曰不眩

○宋喻樛嘗曰推車者過艱險則相詬病及事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是道者惟公無

已者能之求諸宋世其韓范富諸公乎韓公別錄公言慶曆中與希文

唐國同在西府上前年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

何所章惇入相陳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

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可行乎移左

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惇方惡直醜正其何足

以語此也

○崇寧初頒元祐黨籍姓名於各郡國皆刻石廳事有

長安石工安民鑄字辭曰民愚人不知立碑意如司馬

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日之為奸民不忍刻也府官

怒欲加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字石未恐

待罪後世聞者媿之是時九江有石工者當刻黨籍碑
辭於太守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蘇黃詞翰遂至飽煖
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士夫不及也
九江守蓋賢於長安者安民事見正史九江石工見李
幼武所記惜不得其名字其人可與安民作對嗟乎蔡
京其奈爾時世界而賤役中已有知義者耶

○宣和間童貫黃經臣用事御史陳未劾之疏曰發號
施令國家重事黜幽陟明天子穴權而使宦寺得與此
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者未因是被謫
後王黼得政起未知秀州未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
汝州辭益堅曰寧歲死未之風操美矣其辭官視謫官
事爲尤美君子於世安得不重朱雲於折檻之時而深
重雲於不留東閣之日也

○穢武公之立穢故記不免乎與聞穢君之罪穢君之
罪至大不可贖者而武公之沒也得獻聖之稱則以其
老而不忘懿戒之儆也不忘懿戒之儆其足以蓋與聞
穢君之罪乎春謂武公非與聞者乃可有此稱也宋靖
康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李若水以爲無
他慮扈從以行金人逼帝易服遂致蒙塵不反之禍若
水此時若欠欵宗一死此悔此恨千載誰復雪得劉韜
初在西州爲童貫所知遂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
者不復短其前失其大節所就固足以蓋之也李定史

稱其於家族有恩分財振贍家無餘貲得任子先及兄
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
蘇軾於罪是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張詵性孝
或廉於財平生不殖田業既建拓瀘夷地被進用後雖
有善言可紀終不能遠清議蓋立身已虧萬事皆瓦裂
矣林栗之獨學雄辯時亦鮮有及者以妄劾朱子至得
罪於後世惜哉

○朱子語錄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
門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死溫與過欲喪以
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經在
帷下矣周公謹楚語張說之爲承旨也朝士多過之王

質沈瀛相與言吾儕當以詰說爲戒無何質潛往說所

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鬼子可駭如此羅志仁姑蘇

筆記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字深源每有劄子白事必

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浚晦翁曾孫也晦翁爲

門人語及蘇過范溫蓋惜其名父之子不宜有此而浚

爲大儒之後乃有此事彼鬼子何足道哉成化間汪直

西廠用事都御史王越特爲直所厚尚書尹旻等欲詰

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見直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事

乎越先入白旻使人陰伺越跪床下白事竟叩頭而出

旻知之直出旻等以次謁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

而越尤旻違約旻曰吾自見人跪來吾不才特效之耳

而越尤旻違約旻曰吾自見人跪來吾不才特效之耳

正德初劉瑾擅國走其門者傾朝名刺必紅紙揭帖具
官某頓首拜稟見不知受恩之人見時又當作何體態
嗚呼哀哉

○高宗即位召故相李綱綱行至太平州上疏曰恭儉
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統守文之君則
恭儉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
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
挫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
綱之所望於其君在英哲也漢宗均自東海相爲尚書
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以止姦然文吏習
爲欺謾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仲

長統昌言亦曰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憲謹慎循常
習故者是乃婦人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烏足以居斯
位然則欲振起乎斯世選用之人抑豈獨在恭儉而已
邪

○宋岳鄂武穆王之廟始建于鄂再建于杭三建于湯
陰而今建于梁城南之朱仙鎮在鄂者王開國地王寃
白時已建在杭者王墓存焉在湯陰者王父母之鄉其
廟皆著祀典而朱仙鎮者王之功於是爲極王之忠憤
所不能忘者也王當靖康建炎之難應宣撫募屢擒劇
賊轉武階隸留守司所向戰必克以言事奪官歸詣招
討使時年尚少柄任未及而奇其戰功者以爲古良將

不能過聽其言者知其非行伍人也新鄉之戰侯兆川
太行山皆有功而事見忌於都統胙城之戰黑龍潭泥
水關竹蘆渡南薰門及清河鐵路步六合烏江皆有功
而謀弗行於留守然王自一軍獨制虜酋兀朮不得犯
杭入常而宋得復建康則皆廣德之戰宜與鎮江東清
亭牛頭山新城靜安之功也嗚呼王用統制借補州刺
階大夫四年間崛起戎陣厥功已如此紹興以來王始
承制命秉節鉞濟陞使帥專征諸路控扼數州叛將歸
降逆賊奔潰江西嶺表水陸繼平使內之蛇豕外不得
合外之犬羊內無與應固一皆王之功也王志在中原
復讐報國奏移屯鎮每圖大舉而奸相擅權力主和議
時臨機至輒加阻抑辛酉虜人敗盟高宗於王所謂夷
狄不可信相臣謀國不臧所謂虜名以地歸賞寄之者
始大感悟授王河南北諸路招討之命王分遣諸將在
處奏功相繼大軍既北與兀朮遇大敗之于郾城于臨
潁于潁昌而進至是鎮距汴四十餘里與兀朮對壘又
大破之當時中興之機舉集自中天時入事強弱已見
而班師之詔前後踵趨使王十年之力廢於一旦蓋秦
檜之計也嗚呼王之功於是爲極而王之忠憤亦於是
爲甚王一回轡河南州縣復爲金有明年虜犯濠王至
則遁去和議既決而王歸遂死於權奸之手矣嗚呼高
宗嘗命王中興第一委卿而竟不能成王唾手燕雲之

功於招討之命若是者天耶人耶王之功自紹興來十
二年間朝廷無日不聞其捷士民無處不賴其救徵諸
史冊難復事數而地計而春獨謂是鎮爲極者以此王
之蹤跡周旋兩河南北凡幾而獨是鎮有廟與其開國
地其墓其鄉比者春所謂王之忠憤所不能忘者也

○饑餓虜肉渴飲血岳武穆之讐金甚矣金人相戒必
稱岳爺其死也金聘使劉禔來問飛何罪館伴者曰意
欲謀叛爲部將所告抵誅禔笑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
止有岳飛今殺之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
以爲我擒也館伴不能答投骨於地指然而爭胡忠簡
之斥金甚矣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
失色曰南朝有人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銍今安在吁
天理之在人心雖夷狄而不能泯其是非之公如此世
之人亦何憚而不以天理民彝自樹立耶

○秦檜以主和議落職當時已覺檜姦後復召用乃張
浚之薦也淮西軍叛浚引咎求去高宗問可代者檜何
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檜因此
憾浚旋致傾擠浚獨不聞於知人矣乎浚與鼎嘗共論
人才浚稱檜不已鼎獨憂其得志及鼎復相檜在樞府
惟聽鼎鼎由是復親信之卒爲所傾鼎何明於前而闇
於後又與浚異也先正有言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檜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議載在訓辭播告中外無幾

金德舉盡還北俾朝野具知檜與虜有宿謀而浚迺弗
悟耶臺諫文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
面奏各數千百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檜之心事
鼎又所親見柰何今日而親信之嗚呼檜非胡安國之
所賢者乎安國嘗力薦檜於浚謂檜可大用矣然則誤
浚者安國也安國嘗問人才於游酢酢以檜比之荀文
若矣誤安國者酢也安國酢皆一世名賢而不能不失
之檜如此張守嘗薦檜於浚及與同班列得其爲人私
謂浚曰守前誤公公宜力陳於上嗚呼彼其趨向有患
失心何所不至小人易進而難退守偕浚雖復力陳噫
濟河及檜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其意怒我以
擠浚可知而鼎不悟其爲見責豈非天哉嗚呼忠大姦
而信大詐以凶于身而既國家諸君子乃不免是過也
君子之甚不幸也君子之不幸世道之不幸也世未嘗
無小人而君子之智不足以知之此世之所以紛紛而
弗靖也吾於宋諸君子何責哉

○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論內侍聿昇甚力孝宗曰
昇爲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
主兵部尚書羅點嘗與人論士或問天下事非才不辦
點曰當先論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葉夢得
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
辯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先王嘗使德勝

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
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
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
必有德爲先張忠恕理宗時因輪對引其伯父栻告孝
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
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用人之道蓋不貴於專有
才者如此

○劉清之入對孝宗朝論用人四事在辯賢否正名實
使材能聽換授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爲
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
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

官則失之使偏願考設官本意指其合主何事使人人
知之而行賞罰焉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
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文武之官
不可用違其才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畧
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
稍與優獎趙葵淳祐四年既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
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
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
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而擇官
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此正吾君君
相今日所當加意者也

○陳拜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見晁氏客語與趙清獻司馬溫公之言同客語又載張子厚送人詩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心鄒志完誦之或謂程公闢所作刻于石按金人銘云欲人勿知莫若無為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小人相取如魏之八族晉之二十四友唐之八司馬八關十六子宋之五魁中間非無奇傑之才而身若瓦裂為世大戮後來之人可以鑒矣勢動於外利滑於中覆轍相尋亦復不悟不知其幾豈不重可哀惜也哉

○朱子嘗言卒幼安亦是一人才無不可用之理但明賞罰則彼自厭今日用人彼之所短更不問之視其過當為害者皆不之卹及至廢置更不復相收拾嗚呼世豈乏卒幼安而所用顧無賢於幼安者又使幼安不獲自盡此古今所以不得用才之效人有不遇之嘆而賢者於此亦不能無受駕之惜也

○廖德明為廣東提舉刑獄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且盛甚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邪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德明志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余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二君於此固非深知

之人也於錢也同宜嗚呼今之監司郡守不明於二君
而欲無稱焉人也難矣

餘冬序錄卷三十三

餘冬序錄國陽卷之二十四

內篇第二十四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宋徐處仁傳處仁除太常博士時初置算學議所祖或
以孔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門
比黃帝迎日推策數之始也祖黃帝爲宜其時傳特慕
辟雍司業大觀興算學議以黃帝爲先師時言今祠祀
聖祖祝板書臣名而釋奠孔子但列中祀數學六藝之
一耳當以何禮事之乃止樓鑰傳鑰爲教令所刪定官
脩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鑰曰乘輿臨幸
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異矣可鈞敵乎甚矣論

議施措之在禮制不可無參酌也

○南劔太守林積送張天師子獄中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爲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跡今不傳其事當時不知何施行也元之世正一教主天師尊寵甚至蓋無論已哉

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當既遣人來見自後屢覲京師洪武初

上謂群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爲真人改天師印爲真人印以領其教正當有道術嘗投符故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輒瘳詔作亭井上名曰太乙泉云嗚呼天師名越幾代而始獲正於

聖君真人秩正二品而猶得嗣於盛世非其幸也乎

○宋黃伯思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與

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而卒蕭貫初感疾夢綠衣中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既卒人以比唐李賀此事皆載國史其他傳錄類是者固不勝其夥也○唐張公藝九世同居時以爲難宋大中祥符間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表其門閭寶慶間王栾嘗記其事云今二百三十六年其號義門如故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也今日不聞有

表氏矣浦江鄭氏其最久者歟

○宋人於遼金交惡之日金元構怨之時不爲夾攻之舉雖未必全收漁父之功自可坐享中國之利契丹不亡女真不滅吾亦得承敵於遼爲令於金矣絕徽新興之虜豈能越唇而戕齒耶彼兵連歲久萬一有蹙而勝焉者將士死傷軍儲耗竭亦將得不償失強弩之末其勢豈可復用吾以休養之餘及彼瘡痍之後往開中原故地當不敵而去也宋之君臣計不出此乃以中國爲遠夷役始夾攻遼既舉朝不如高麗之見繼夾攻金又無一人能助趙范之言遂使天地盡墮腥臊以遺國家不雪之耻今古非常之變可勝悼哉

○金之高陵楊興宗史不著名元裕之記其當宋渡江而著龍圖集以見正統之所在天下之所當同戴不以身之所生而自限也興宗可謂卓識之士春書之用魏夫居元之世而甘心於祿元者

○宋建炎元年叛卒楊就寇南劔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爆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時臨海王真婦與其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誓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侍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

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
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爲用之願請爲服
期卽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爾不能爲若妻也主將許
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等行至嶧縣青楓嶺下臨
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
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
雨卽墳起如始書時至元十四年元兵破吉州永新城
譚氏婦趙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
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
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
舅姑以死爾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

入碑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
石不滅又燬以熾炭狀益顯古人云至誠可以貫金石
以上三婦事觀之世間蓋自有神理存焉而況烈士丈
夫守素養專用物宏而取精多者其款揭於兩間爲不
朽之具又何如乎

○陳文龍知興化軍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元兵
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文龍焚書斬其使有風
其納款者文龍曰諸軍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
夫臨義而要之死知生必有死無不可爲之義矣滿壽
真以泉州降元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壽
真特自畏死耳而曰如民何壽真其愛民者乎當時之

民笑之矣

○謝枋得作東山書院記其君在幽燕之三年也其言曰自有大地以來儒道不立至今極矣又曰五帝三五自立之中國竟成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大變也讀四書者有媿矣又曰達而行道者有負於孔子孟學者所當戒也窮而明道者終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嗚呼其言如此且其能死宋也

○劉整生于金因亂入宋隸孟珙麾下從珙攻金猶不失所從乃以呂文德之忌至舉瀘州十五郡而款附元何也整與俞興有隙所讐與也以宋所賜金守牙符及佩印獻元而請為國家計何也襄陽破臨安搖矣水軍

長驅長江必皆非宋所有整之為元謀宋如此是其罪豈獨怒於室而色於父者比哉至元十二年整欲渡江首將止之不果行丞相伯顏入鄂捷至整失聲曰首將使我成功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其夕憤惋卒整欲以是立大功名圖富貴耶何等為善作何等為善成宜廉希憲之薄之也李庭芝護宋主赴燕世祖大宴命坐諸王之下百官之上曰劉整在時不曾令坐於此其亦有為也夫

○元劉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媿色乃吾志也至元中敏中拜監察御史權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職歸及起為御史臺都

事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曰使約無罪被劾吾固不當出誠有罪則我其僚友不能諫止亦不無過也敏中之不出欲無媿色以見王約耳按約本傳約轉都事時侍御史程文海入言事多斥桑哥罪桑哥怒以約與表裏六奏殺之上不從不云約之出也桑哥敏中曾劾之而於此默焉其以僚友嫌耶

○元石珪本宋祖徠守道之裔孫也金真祐南渡兵亂珪聚兵山東與宋爲敵而遠歸款於元其渡淮棄其妻孔氏子金山宋將追好語之不顧而妻子罹沉淮之厄古人有棄其妻子者矣恐私愛以就大義天理人倫輕重間蓋至不得已焉耳珪之所就欲何如珪降元爲元與金戰曹州被擒至汴金主誘以名爵弟從蒸殺于市元史以此載之忠義此元之忠義云爾非吾徒之所謂忠義也任志本金人也元兵畧地至潞州志以首迎降得充元帥與金兵戰有功金嘗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爾子得生不降則死志曰我爲大朝之帥豈愛一子親射其子殪之恐人哉木華黎嘗召諸將議事志預徵道經武安其縣已反爲金志死之元史以此載之忠義與石珪比吾均無取焉耳矣

○三朝野史至元丙子淮南閩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左丞至己卯歲死有人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間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吊其墓云享年

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昔宋褚淵身事二姓弟紹歎曰使淵作中書而死不當是一名士德不昌今有期頤之壽哀哉

○元史載廬江人羊仁建昌人黃覺經高必達蜀人章卿孫杭人俞全池人李鵬飛臨湘劉琦漁陽曾德皆童稚年嬰難罹故矣其父母兄弟弟或身已賣爲奴或舂養于人閱二三十餘年出數千百里外而求獲焉骨肉藥聚以孝友終視古朱買臣之難有過之者蘇子瞻記朱壽昌事配買臣今人悉聞之羊仁輩在近代而事絕人口非讀元史莫知也春故列其名

○元陳樵嬰之東父患風歲久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糞截竹爲筒時吸而出之事見宋景濂文集亦人子所當知近日李西涯爲其叔父墓誌云吾祖母陳宜人痰苦壅吾叔父與吾父截蕭筒吸之其術豈得之樵乎孝子於親有至憂至愛存焉其思慮固宜有至此者非相師也

○歐陽玄作許熙載碑云許爲貧謀養不擇祿仕僦屋以居糶市以食親故嘗斬之曰君位劣祿薄親年又高何猶介至是許笑曰爲臣當廉何有小大之別記獨不云小臣廉乎宋濂誌黃殷士墓云天兵定燕都時黃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出之爲獻款曰君小臣而死杜稷邪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嗚呼君子

顧義所當自盡而已矣

○危太樸素黃殷士呼皆撫之金溪人少同學問至正中危仕至中書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黃翰林待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樺等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危由是不死垂老喪節黃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下救負以出為歎歎曰君小臣而死杜稷邪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治酒殺使家人歌舞為歡環守至日具會大樺軍徐達下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黃給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出沽及還求弗得亟往視井黃已死午買棺以歛僧樺與營葬焉危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其墓碑皆宋景濂氏為銘之危初為禮部尚書每陳得失自云吾不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元亡史存景濂謂危力也嗚呼危故史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初成無直筆其無方來君子之議乎若黃乃真無媿齊太史者僧樺拯危何如送黃之為義雖然樺於危樺非所責而黃固樺之義也景濂作太樸銘多假借詞無乃過乎後世竝與銘殷士者觀之死榮生辱自霄壤矣

○危素仕元至參知政事元亡入國朝洪武二年為翰林學士已而謫居和州再闋歲而卒卒之年年七十計被召用時年已六十有八矣

太祖一日幸弘文館素至履聲撤簾內詔問爲誰素對曰老臣危素

太祖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於是是有是謫素至和憂懼死春聞長老言如此

太祖召素雖以文學備問心實薄其爲人素既忤旨然不殺素者聖人之度也余闕守安慶城陷不屈死

太祖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素何面目更事其香火耶祖宗取士不貴乎末藝而重大節以風厲天下甚盛心也宋景濂誌素墓謂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素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都顯要之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可謂有得

於天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而論者或不謂然素之所以負于天而不克自全者其罪大矣胡願菴記熊伯幾言素在勝國時聲名籍甚或問虞文靖公集曰太樸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敢知復曰必求其人其余闕乎時闕名未甚著或問何以知之曰集於文字見之闕後竟以忠顯君子觀人固如是夫

○國初錢唐

字惟明浙之象山人

爲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孔子

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林廟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祝

聖壽報本之禮

不可廢也時脩孟子節文并議其配饗唐論之尤力

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常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圖唐之論諫於是乎有可稱矣
○桂德稱字彥良洪武六年以省臣薦召為太子正字與秦府紀善林温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問人品高下人有過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德稱悉舉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法孔子八年授晉王府右傅陞辭

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爾基峻隘不足取是時伯温已歸景濂方近密而

上於德稱優獎如此固不疑異日召還進干二事名萬世太平治安策而知其人也

○葉宗茂新安名士元至正末與汪同起兵禦寇國初授婺源知州陞饒州知府坐事罷官徙濡須久之提取赴京使城築所賦尋仍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緝繫上書得免無何病卒金陵鄰見聞者哀其遭時不偶為賦詩而鄉人朱允升學士為之序時洪武十年序中始卒一不著年號而論之云揚子雲曰世亂則賢聖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世之氓困於供

億仕則困於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既亟集事則事愈歸之甲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茂涉世得三四年不亂卒其經業展其政事又加之年壽歛華而實當爲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來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耶宗茂郡志名保翁以字行所著有茂齋集仁志作貞壽字大年上書時年十九春觀王原采脩撰二孝子傳其一朱煦台州人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

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論罪作城役嚴償重日數十緡季用病痢被楚顧賞力弗任旦夕乞死煦懼不敢離

左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少寤季用得不死時告枉甚重令益嚴告而謫戍遠方及被極刑者凡數人煦謀於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所司以聞上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十四人者痛哭之嗚呼當時事如宗茂季用輩不有孝子動天聽而骨肉爲城下土者不知其幾二人有子得免而竟客死役所命也夫而得名筆傳其事至今有餘慨焉嗚呼二人者亦不爲不幸矣

○王叔英二孝子傳云余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爲之

感深欲錄以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小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二身贖兄命

上疑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即殺之二人懽然延頸待刃既弗果殺

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叔英謂二人者慈弟矣因復及四義婦事欲各為之傳而不得其姓名與其事之詳嗚呼叔英之謂所恨者如此於是為二孝子傳其一人曰陳圭台州黃巖人父叔弘為其讐人告罪當死圭訴所司曰圭不能諫父陷父不義圭罪自當死幸原圭父使自新事聞

上以孝子稱之赦叔弘罪候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為天下勸既而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謫戍雲南聞者歎圭之孝而惜其死焉叔英謂圭者其死孝子志也圭何憾嗚呼叔英之所以傳孝子慈弟義婦而拳拳乎大倫乃爾其志可知已夫法咎繇執之而已而帝堯有三宥之典漢唐君臣尚知此義不如是無以盡勸天下之術也

聖祖時法令嚴明為何如彼有兄弟二人者暨圭事聖祖欲赦焉而持法之臣不能將順以成美意寧死有餘戮濟後來亦不得其死意者天道乎叔英字元采黃

巖人革除年爲翰林脩撰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畢自經而死其爲忠臣與所傳孝子慈弟義婦事相對是於大倫死無憾矣世有知其詳者安得不感涕而錄之嗚呼哀哉○天台方克勤洪武四年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廢田者闕三載乃稅吏徼近功不竣期斂之復以田定其科繇民益惰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爲簡書列其丁產爲上中下三等復折爲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並緣爲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春按此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均繇者徒論田糧而不酌之丁產繇其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并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頌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於此克勤忠臣孝孺之父爲政務以德勝威性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悉爲也

餘冬序錄卷二十四

餘冬序錄厲辜卷之二十五

內篇第二十五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內官享堂一區我

太祖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竒塋地也
按舊碑公南粵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
者居第距門甚適公刺知其事莫因隙以發未幾彼逆
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往番鑿輿當西出公慮必與旣會走衝蹕道勒馬銜
言狀氣方勃碎舌駛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搯搖亂下公衆斃右臂將折猶奮指

賊臣第弗爲痛縮

上迺悟登城頽顧則見彼第內壯士衷甲伏屏帷間數
匝亟返搜殿罪人忒忒就縛召公息繹矣

上追悼公歿非罪忠弗白宜申卹典遂贈某監左少監
賜葬茲地命有司皆秋致祭仍給六人供歲皆灑掃役
於戲此我

高皇帝所目爲天下臣民主而當祚及萬世者也公受
累朝祠祀若干年嘉靖乙酉守備南京太監高公王公
等感公忠義復請于朝加今贈致諭祭焉公獲報身後
久而益彰如是哉公所遭謀逆者舊事狀爲胡藍二黨
夫胡惟庸之不軌在洪武十三年藍玉在二十六年胡
被誅後詔不設丞相至藍十四年矣春設定臣胡爲是
臣補舊碑之缺臣決舊事狀之疑以備他日史家之攷
證云

○洪武二十六年涼國公藍玉之獄

上集群臣廷訊有所攀引始多未服吏部尚書詹徽叱
令其實玉因奏徽即其黨也遂同伏誅按解大紳在河
州時寄貝川書自叙草諫書言韓國公事有爲詹徽所
嫉欲中以危法語徽者真傾險之徒歟韓國之獄當亦
有力其及重禍固宜韓國太師善長也事在二十三年
解大紳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其寃狀程篁墩嘗載之
皇明文衡此朝廷大事解當時乃不自諫而代人具草

二。序錄卷三十五
不知何爲狀末云臣至踈賤言出而禍必隨然昧立於一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云云似非代筆者所自安雖然解與王之賢於此可并知矣

○國初蜀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莫知其爲女子也後從王琚兵掠雲南還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稱爲韓貞女此可配古之水蘭矣

○國初鐵冠道人精數學今人類稱之而少知其姓名者春觀唐文鳳作鮑尚綱行狀云

上登鐘山詞臣扈從於癸翠亭給筆劄即景賦詩鮑與

翰林朱升張以寧秦伯裕起居單友中李其鐵冠道人俱應制亦但言其號耳後見宋景濂集有張中傳者云中字景華撫之臨川人舉進士不中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爲人捐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乃知今人有秘錄其言者蓋此人也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瑄仲清介自律在任治贓吏數十人宿弊盡革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甚瑄仲劾奏之大方詞連瑄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瑄仲還官閩人迎拜爲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瑄仲寧波人春聞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已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恃其所親貪暴自恣兩經

考察皆得完璧有爲對揭于途者云盧濬不來天波眼
曹濂重到地無皮公道爲之歎焉比始聞稟伸事夫眼
地皮之對蓋有由來矣

○胡知縣壽安者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縣
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兩月烹二雞胡
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
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
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
柰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
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耳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
之法孰不欲砥厲名節以保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可
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
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蠱其性彼必欺吾而
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
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

○黃巖徐宗實洪武中爲兵部侍郎奉使兩淮多所建
明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成
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
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
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於筮嫁之
初又能剪髮於葬姑之後雖剜目截耳亦無以加自當
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廷論躋其言下

郡邑旌之

見黃文簡公集

○文皇渡江時翰林諸公在京城先死節者周是脩一人而已李文達目錄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惜哉諸公後來雖有王魏之事業不能蓋斯媿矣春又聞長老言靖難之師既駐金川門是脩欲速諸公同死前約首至某門見某方令家人飼猪乃亟退自縊于應天府之尊經閣噫此何時而有不忘於飼猪者又可期以舍生事耶

○國初文臣無賜謚者謚自永樂間太子少師姚廣孝太學士胡廣二人始廣乃建文朝狀元傳臚更名靖建文之意謂胡廣同漢臣名且比虜為胡不可令廣故更文皇御極後復舊名

○解縉紳侍

太宗論及群臣御書寔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既奏上以授

仁宗曰李奎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此事楊公既著于

聖諭錄於解墓碣內又載之墓碣載解初被漢庶人譖出為廣西叅議以李至剛言其怨望又改交趾後入奏事庶人復有言遂徵下獄後三年病死獄中按李至剛墓表亦揚所作載李言解事詔下解獄而并下李至剛

知其悉李之言解其因解有証而附勢雖才不端之奏而怨之故歟

上之并下李也所謂洞燭之者有在矣噫小人之怨君子事每如此小人終亦何利解死獄中而李不死此則命也

仁宗臨御既明解寃又官其從子爲中書李雖緣舊宮臣故爲通政尋出知遠郡賢否在聖衷其彰彰矣乎

○仁皇嗣位初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蹇夏二公寵矣最盛楊文貞公撰蹇忠定公墓誌載當時所賜師傅之臣銀章各一曰繩愆糾繆蹇首被賜

上謂之曰朕有過舉卿但具疏用此封識進來於夏忠靖公墓誌亦言之楊文敏公墓誌云

上命範銀爲方寸印四枚以賜師傅公與金公幼孜同受其一其文云云是知蹇夏楊金四人是已然金文靖公墓誌又云賜大臣五人銀圖書文並同前按楊文定公於文貞神道碑載公當時被賜銀章一其文同前然則賜五人爲是蹇誌洪熙初賜誥蹇公等誥詞上特增二句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蹇誌不書今忠靖遺事載此誥詞且記

上諭曰此朕實心蓋望公等匡輔之功也按陳祭酒繼所撰黃文簡公墓誌此誥詞蓋亦同被賜者而繩愆糾繆之章弗及焉一時特恩固各有所在耶我

祖宗之所以望大臣者如此宜諸公之各得盡其才也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諱卒朝議欲贈以伯言者以無
例而止蓋爲國初文臣無贈爵者也洪武間劉公墓封
誠意伯永樂間茹公瑋封忠誠伯生可受封死何妨贈
言者未考爾後癸丑歲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公資卒
遂贈湯陰伯

○王忠肅公翱爲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訟專行贖
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
濟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必輕犯去矣指
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
璟殺一家三人公曰甲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令
璟償葬埋費罷之璟後爲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戍
卒妻女法應旌惜公未有以處此也

○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脩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
日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
廢缺者力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今邊軍受役權
門終歲勤苦曾不得名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
內帑戰馬之費于太僕者無有紀極屯堡尚誰脩築悠
悠歲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撫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
前蹟將來夷虜之禍殆難支也

○權衡之地銖兩可移勢之所使不言而喻唐人記時
宰擅君寵者有故人來謁宰度其材不任贈河北一書

故人不得已持去既至幽州拆視無一詞惟署名而已
因大悔欲回試謁院吏書入館之上舍奉綸于廷向見
江西人云楊文貞閣下時其婿來京師久之當歸念無
裝資會有知府某犯贓千萬黃緣是婿賂至數千爲其
求救時某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楊不得已於該道當問
理日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楊宅與某知府送飯該道
某官遂親下釋某知府刑具候其飯畢凡事一切聽令
分雪遂得還職我朝不立宰相然內閣之權已如此世
不避權勢者幾人小人居之豈不壞事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戴某
有詩稱蕭光宇胡起先交表之徵至內閣試春日詩戴
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罷就邸竒思傑句衝口溢發
追恨無已戴既放還蕭胡亦坐薦舉非人被譴人之窮
達有莫之爲而爲者如此天順二年臨川吳徵士與弼
入京擇日而後廷見

英宗退御文華殿召問大略與弼噤無以對左右怪之
趣使言始曰容臣上疏而已先時與弼宿草備顧問竟
不如志駕起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蝎存焉頂
額螫已腫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噫此何莫非
數也哉

○英宗幽南城時有御史某奏景皇帝南城多樹事巨
測遂伐之盡時盛夏

英宗嘗依樹涼以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復辟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御史滑人言其父之惡有非人所爲者縣中橫被其害御史顯于朝人謂天道報施無所歸既御史坐鼻誅其父已死怨家得掘墓而磔屍焉嗚呼自後觀前天道果瞢瞢耶

○劉東山公時晚年肅州之謫雖事出逆瑾其實公同年焦閣老芳者爲之公與焦素無他焦特忌公名爾岑猛賂既行瑾集大臣議欲賞公重辟諸大臣喘喘不敢吐一語獨都御史屠公濬曰劉大夏此何罪必欲文致之當其不應瑾勃怒罵辱惡語汝黨劉邪明曰大臣以屠議奏瑾謀於焦及吏部尚書劉宇宇又素嫉公者乃

署劉某輕議夷人遷徙與潘尚書蕃俱發遠戍瑾初廣西邊衛焦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公西行稿載公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宏贈詩和答之公過六盤山寄西涯閣老詩末句云寄語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幾時還後歸自六盤和前韻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其事蓋如此公之謫春當家難不在京今始得見其族子所刻西行稿者因以所聞爲識其事中州子之云公豈亦未之能忘情邪天下代公之憤而高公之爲人今日已有定論公死可無憾也已

○正德十年湖廣道州致仕右都御史熊公續卒于家

時春爲太僕少卿在京上疏爲表清節以勵庶寮事切見繡存日事毋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敷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奉公推賢疾惡不要時譽不急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曰廬壹守先業未嘗少有所貽俸祿頌及同宗未嘗私其所入其在官也恒蔬食以自勵故巡撫之日雖廩米有羨亦斥還官其在家也惟山居以自遠凡饋遺之物雖親戚至厚不容浼已鄉人嘗評其人可謂白首持清節終身無過舉之士矣或曰士知禮法孰不願清而能繡之清實過於清者也人非堯舜孰能無過而能繡之過乃清而過者也柰何悠悠蒼天竟之子嗣兄子過繼復先夫死遺孤藐然未底成立今繡云亡近邇聞知咸相悼惜巡撫都御史秦金因採輿論爲其奏討葬祭兼請贈廕該部覆奏已荷恩允彼地下幽魂豈任感激臣生與熊繡鄰州舊嘗爲其官屬于其人品見知頗詳繡今事定蓋棺法應得謚九重日月實與照臨顧所司無由當建白耳臣近聞熊繡州人今見任吏部主事周卿聽選大理寺評事許愷皆云繡過繼子所遺之孤幼弱未知人事向後所就知復若何臣竊恐彼死者聲名無人表章日就湮沒臣往年見都御史戴珊張敷華之卒其門生屬吏其子孫俱曾請謚主事張鳳翔孔琦之卒其鄉人嘗請卹其家俱蒙詔旨許焉繡之賢無媿張戴彼二主事安能比

擬臣用是冒昧上言重為乞請伏望詢諸在廷如果臣言不誣斷自宸衷嘉賜謚號仍勅該部查照張鳳翔等事例月給食米卹其孤孫其孫日後若堪補廕讀書就行住給使天下之人知

皇上仁德足以補天道之所未及為善獲報理無或遺表清節以勵庶寮揆之治體不為無補臣言雖近黨義匪從私事下戶部奏與其過繼孫熊瑞月米壹石至補廕日住給禮部請內閣謚莊簡云

○幼聞客謂先君刑部公言其鄉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甲于家久之妻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張妻性極妬張病時謂甲曰妾子不足任吾財

吾當全界爾夫婦爾但養彼好子不死溝壑即爾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申乃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妾子杜告官求分甲以券呈官因見與吾婿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而甲仍前赴證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為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謂有智矣談苑載宋張公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主其貲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婿持其書詣府請如元約詠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以子

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奉使事實類此惜不得其名也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輛驛驢相雜驛性決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使弘治初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云京城士人多好看馬尾襯裙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拔鬃尾馬拔尾落膽不無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章此事春少時親所聞見二人後來亦作大官近一員外建言宗節儉以變風俗其疏專論各處茶食舖店所造看卓糖餅大小不一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少而費功乞要摩畫定式功料之間路在

減節使風俗歸厚云云所司亦為之覆奏焉肉食者謀

國乃有此輩可歎可笑鷄鵝御吏何代無之朱子語錄

人上言聖節殺鷄鵝太多只令殺猪羊大牲有適傳龍虎大王南侵邊方以為恨胡侍郎云不足慮此有鷄鵝御吏是

○都民養文率貨視之稍麗黠者必裝束以待外方之

求厚取價焉鷄鵝之訟十常二三仕宦家妻媵媒乎是

以不謹累者蓋往往而有也春所聞若近日瑞州通判

姜榮妾竇氏事豈易得哉竇京師崇文坊人也正德已

巳姜自工部主事考察例調瑞州署印時適華林賊來

攻城姜僉倅付竇印亟出集兵捍賊勢不敵逸去賊突

入求姜弗得以乃傷姜妻竇哀救而免因執竇竇先藏

印水池中既被縛以行高安盛豹一父子特亦在難竇
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竇
密與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我
死矣比至花塢鄉遇道旁并給賊以渴就飲遂投而死
辛未五月某日也賊退屍殯城南僧院事聞詔旌曰貞
烈置祠而碑表焉春嚮嘗爲喬侍郎妾高氏貞烈賊今
聞竇氏事二人者生處正同豈易得哉姜桑城罪重部
使憫其家難且欽竇之死節特爲之地又因緣功次陞
同知而性素欠檢竇死纔兩月即屬媒有所求明年奪
職嗚呼人之無情乃復有此丈夫媿于文婦多矣

○偏橋族叔瀾言二事有胡氏子五六歲時因升高爲
戲墜地拘其項骨稍長竟不能伸殊守貞者同里也一
日相見戲擊其頭有聲戛然置地溘然死已朱懼潛遁
胡氏子頃許復甦頭項於是端直歸家家人驚喜謀尋
朱謝之陶氏佃民有病瘦者嘗與陶僕輸穀如市道遠
勞極瘦撐其頸氣幾不接陶僕素愚匆遽間削竹爲甃
銛刺之瘦穿氣溢頸得完復荷擔而起一無所苦焉天
刑之在人不可偶如此命苟不死雖有致死之道而不死
也豈不信哉

餘冬序錄卷二十五



